



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读/欧艳

初醒禾坪伢

谭娟

编竹篾的手还在翻飞。连天阴雨也浇不熄这劲头，蓑衣斗笠下头，汗珠子摔进土里，是对土地最忠诚的承诺。一双双生着老茧却灵巧的手，不歇气、不泄气，日复一日地搓揉着日子，也搓揉出了这后生仔经厚道的脾气。

多少年了，禾坪总是揣着宝贝不会显摆的实诚伢子。他的好，是锁在深柜里的美玉，是没揭泥封的老酒。他安安稳稳窝在时光的缝里，把古树的年轮、梯田的层叠、黄桃的蜜甜、厚朴的硬气、黄精的灵性，连同那缠山的云雾、低吟的正江溪水，还有刻在骨子里的勤快，一股脑儿捂在寂静的山坳里。守着这份天大的家当，他只会憨实地攥着，像极了 he 沉默的山神父亲，不爱多说什么，只是静默伫立守候。

山外的风，到底还是翻过千道岭，吹到了这深坳里，轻轻叩醒了久睡的梦乡。禾坪伢揣着骨子里的忠厚，开始支起耳朵听山外的动静。他学着把梯田拾掇得更利落，像给自己理直腰板；他琢磨着怎么把黄桃的蜜、竹子的韧、干菜的醇，攒成自己独有的门道；他试探着为高昂的厚朴、野生的黄精，摸索着更有价值的门路。

老农们挤在昏黄灯光下，在屋场夜话中打破守旧，畅谈到“想要变一变”的渴望；年轻人走上网络，用镜头捕捉着梯田流云的瞬息万变，将“云上禾坪”的惊叹传递到更远的江湖。禾坪伢向内觉醒的呼喊、向外宣传的吆喝，勇敢穿透了地域的层峦。这位胸怀大地重宝、筋骨强健、双手灵巧的青年，即将以世代累积的坚韧，稳稳地踏上属于他的、生生不息的前路。他的美，终将不再是深谷幽兰，而是照耀山野的朗朗晴光。

源于才思敏捷，更得益于深厚的学养积累。正如他赠赵为济先生：

为沧海者虽大，丈天地则小；
济天下人也权，握流品是经。

嵌名首字，寥寥数字生发出哲学命题，上联探讨空间相对论，下联阐释经权之道，展现出广博的知识储备与深刻的思想见地。其为水静社撰联“水利万物而不争也；静居一室亦雄视哉！”更将社名自然融入联中，展现出世与入世的辩证思考。这种“联中有道”的创作境界，远非一般应酬之作可比。他的对联艺术，犹如其笔下“墨梅”与“苍兽”的奇妙组合，既有梅花的文士风骨，又具猛兽的生命张力。

综观文禅先生之联作，可谓以古人之心为心，以天地之气为气。其文沉潜秦汉，笔参造化，于苍古中见性情，于浑茫中显精神。昔人论艺有言：“技进乎道”，文禅之联，非徒雕虫之技，实有载道之志。其融儒者之襟怀、侠者之豪气于楮墨之间，故能超脱时流，独标古澹。联道未央，斯文不坠，吾辈于文禅先生之作，既赏其金石声，更期其鲲鹏势也。

“林下有鹤似君”，这是文禅先生题赠当代书法家廖吉林先生联语之下联，我觉得这也正是他本人情怀落落又遗世独立的写照。

的则是陶渊明的隐逸情怀。狂极亦淡极，这种看似矛盾的精神组合，正是传统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当代演绎。

多次与文禅参加笔会，每每感受其撰联作文才思如泉，汨汨滔滔，不择地而出。他作文作联，直抒胸臆，至情至性，绝少应酬之作。

其作嵌名联又称一绝，倚马可待，一蹴而成，而亦能切其人其事，丰富内涵、厚重底蕴亦在其中。

赠谢子元先生：
子路勇于敢而必，质胜乎文，时谓后进也；

元龙奇在拙与藏，经合诸道，史称中庸哉！

以子路（仲由，字子路，孔子弟子）、元龙（陈登，字元龙，汉末将领，成语有“元龙豪气”）两位历史文化名人之名首字嵌入“子”“元”二字，为嵌名之高格。民国有文人名方尔谦者，以即兴创作嵌名联见长而誉“近代联圣”。其嵌名联亦喜用此格。如其赠张大千联：“八大到今真不死，半千而后又何人。”

赠刘翼军先生：
翼之拓有垂天之象；

君其书得懒仙其姿。

刘翼军书法洒脱不羁，“垂天之象”“懒仙其姿”颇为传神。“懒仙”，犹言“散仙”也。这些作品的妙处，不仅

剥开罗霄山脉几十重苍翠的山幕，穿越隧道星罗的七百里长路，再盘旋过十几里陡峭的蜿蜒。禾坪的真容，终于在最后一个急转弯后得以窥见。他静立于湘南桂东最深的褶皱里，像被重重山峦守护着的羞涩青年伢。云雾是他的素衣，群峰是他的双臂。他将胸中蕴藏的千年珍宝，连同那份不自知的清俊，悄然拢在怀里。

清冽甘甜的正江溪绕着禾坪，或急或缓的调子一边哼唱着盘古仙古老的传说，一边以高山冷泉滋养山中珍贵而稀少的田地。半山腰那棵一千五百年的红豆杉王枝干虬结，绿荫如盖，他紧紧挽着身旁两百多岁的石楠。像天老爷派来看场子的两个老伙计，不言不语，把年月都刻进了树皮里。调皮的云雾从山谷里慢悠悠升起来，有时若即若离，有时轻轻一扑，就把禾坪的老屋通搅进怀里。路往云里钻，云在脚下翻，城里人求而不得的负氧离子从云端不断满溢出来。这浑然天成的灵气，正是禾坪伢眉宇间藏不住的亮光。

层层叠叠的古老梯田，沿山势铺展，正是禾坪伢精瘦有力的筋骨线条。线条之上，绿油油的冷水稻正接受山泉云雾的洗礼，昂扬绽放无尽生机。晚熟的黄桃高悬枝头，从容饱吸着比别处多出几十天的阳光雨露，将那份甘甜与浓香在果肉深处沉淀得更密。厚朴挺直了腰杆，倔强地将枝干伸向苍穹；黄精深藏于肥沃腐叶，用力汲取着大地的精元。它们，都是地母娘馈赠予禾坪伢的元气，在他血脉里奔涌不息。

禾坪伢的精气神在哪里？藏在那些起早贪黑的手掌心！天刚泛鱼肚白，梯田里插秧的腰弓弯成弓的形状；日头爬过天顶，晒谷坪边妇人抖落稻粒的侧脸被汗水浸得发亮；月亮挂上屋檐，昏黄的灯底下

林下有鹤似君

傅小松

帷阁文。

十三字联，长句到底。“经史剩饭”的夫子气遇上“策帷阁文”的庙堂象，中国文人“穷且益坚”的精神图谱，便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诠释。

自题古策台联：

夫燕王之台崛起，有邹衍自齐来，乐毅自魏来，剧辛自赵来，问郭隍公，为谋何事？

也梅间其夜长荒，思经传从圣去，玄风从仙去，藁草从龙去，如陈抟子，待到其时。

“古策台”是文禅工作室之名，有慕效燕昭王筑黄金台之意。“邹衍自齐来，乐毅自魏来，剧辛自赵来”，几乎全文引用《战国策·燕策一》：“于是昭王为（郭）隍筑宫而师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

文禅对联最动人的，是文字背后那个鲜明的自我。其书斋联上联“引太华碧落，曾丈九州九荒九天，至住此真灵澹境”气吞山河，展现的是庄子的逍遥气度，下联“将玄篆升漆，也铭一室一琴一砚，休嗟我落拓散仙”淡泊明志，流露

实践，打破了传统对联的句式限制，将《史记》的叙事格局、《战国策》的纵横气势熔铸于两行文字之中。上下联各成一篇完整古文，上下联却又字字相对，句句相俚。在他笔下，古老的汉语正在获得新的生命，这或许就是文禅对联艺术最珍贵的当代价值。

他的短联亦是独树一帜，尤见真功。

题株山艺社：
是云之宿积浮丘之野；
藉土其能比燕王其台。

上联以《文心雕龙》诞生地浮丘山为喻，下联用燕昭王黄金台典实，虚词“之”“其”的巧妙运用，既保持古文气韵，又形成独特的节奏美感。

家居虎联：
奇书出简稚浑脱野逸而外；
我家住泉石松竹水云之间。

这是常见的十一字联，却非常见的“四七”句式，而是一句到底的古文句式、散文句式。赠诸君：
曾与三五夫子乞讨些经史剩饭；
当留数十年华权衡着策

后”甚至“90后”“00后”，望城诸多文学爱好者，都在他相携下，踏上了文学道路。

而国爹这个大佬晚成的“80后”，其实也是被邓建华“激”进文学殿堂的。国爹早年当文化站长时，手把手帮助过从学校毕业的邓建华，国爹退休时，早已是中国作协会员的邓建华已在文化局局长的岗位上，他俩虽然年龄相差20多岁，但也是无话不谈的忘年交。作为一个有情怀的基层领导，邓建华对那些老文化专干总是充满敬佩和感怀。逢年过节，他总要抽时间登门拜访慰问。他见曾经生龙活虎的国爹在退休后一度很不适应，既闲不住，又一时找不到方向，甚至经常想在麻将桌边打发时光，就记起他曾经写过的小戏、曲艺作品，知道这位老先生有满脑壳的故事和诸多难能可贵的人生经验，倘若能安静下来，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定能很快有所收获。邓建华就和国爹提及。没想到国爹连连摆手：“我一个乡里退休老倌子，一不会用电脑二没正经写过正儿八经的文学作品。文学那么有品位的事情，我只怕玩不转。那还是算了吧！”说完就想溜去打麻将，邓建华笑着拉住他：“你一辈子没畏过难，这就怕了？文学创作有什么难的，把你看到的、想到的用

春夏秋冬的人生

肖睿之

春夏秋冬本是一年中的四个季节，每个季节的长短和顺序是随地理位置和太阳的照射时间长短来决定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面对这自然的四季，人类与之相处的态度就是积极顺应。若顺其时序，就是春有百花秋有月；若逆其脉络，则会夏有酷暑冬有寒。

而人的一生也有四季，但它并不是自然那般由天而定。这四季的成色，是热烈还是寡淡，是丰盈还是空寂，全凭自己掌舵。舵掌得稳，哪怕风雨满途，每一季都能走出风景；舵把得偏，即便坦途在前，也容易留下满心的遗憾。

人生的“春”季，大抵对应人的童年、少年和青年。这个季节，童年很天真、少年很雀跃、青年很勃发，就像田埂上的草、枝头上的芽、天空中翻飞的燕，带着不管不顾的鲜活动。但只要着眼于“长”，就是硬道理。一要长体魄，长得跑跳有力，长得筋骨结实，长得能抗风雨和压力；二要长本事，把课本里的知识嚼透，把必备的工具弄懂，把手上的技能磨熟；三要长脑子，学会把问号变句号，把懵懂变清白，把犹豫变行动。为了“长”，就不怕摔跤，因为只有摔一跤才会知道路不平；就不怕犯错，因为只有错一次才会明白哪步走歪了。每一次碰壁，都是给成长攒的“营养包”；每一回尝试，都是为未来打的“地基桩”。把春天过扎实了，就像庄稼扎稳了根，往后不管遇到什么风和雨，心里都有硬扎的底。

人生的“夏”季，大抵对应于人的壮年和中年。这个季节，进入了上有老、下有小，肩上挑着事业的担子跑的境地，天天都要面对工作与家庭的必答题去应对。所遇见的不是人际的复杂，就是事情的琐碎与繁杂，或是任务的艰巨，或是困难的恼人，或是各种不测的常有，就像夏天的气候那样，不是太阳的炽烈，就是高温的考验，或是雷电的轰鸣，或是狂风的大作，或是暴雨的降临，或是虫鸣的鼓噪，但它能带来彩虹，也能催促作物的狂长，能促使绿植的茂盛，正如我们的付出能不断地变现，我们的事业能在磨砺中得到成就，我们的心性能在磨合中得到成熟而老练。在这个季节，我们挺过了，不仅在外面的驰骋如鱼得水、左右逢源，而且家也被我们经营得热气腾腾。关键是，要不害怕、不逃避、不抱怨、不纠结、不焦虑，迎着困难上，认真过、过认真，聚焦好重点，破除好瓶颈。要

做到这一点，就要拒绝“虚假努力”，以价值深耕为核心，让所经历的事都经得起端详和考量。

人生的“秋”季，大抵对应人的中老年。在这个季节，大部分人已享受起退休的生活，收获的是事业的有成和家庭的和美，仿佛处处散发着满意、满足、温馨、清甜、从容和安稳。不再赶早高峰，不再开没完没了的会，不再是天天面对必答题，不再被“必须完美”捆着，而是依心而动、依趣而行、依力而做，去作各种各样的选择，该放下的放下，该释然的释然。在情之所至处，健身，散散步，旅旅游，会会老友，喝喝茶，聊聊天，带带孙，还可整理整理过去的老照片，记一记人生的点滴感悟。总的一条，不用急，不用赶，以保持身体的健康为要，以愉悦为追求，以爱好为取向，以力之所至为原则，以价值的放大为补充，并做好抵御“寒冬”到来的准备。

人生的“冬”季，大抵上应对的是人生的暮年。这个季节，人生步入了必然的“寒冬”，体能出现下降，机能出现萎缩，记忆出现衰退，力量在减弱，精力在变差，行动不如从前那么自如，甚至还有各种老年病的滋生，需要治疗和护理，生活也不一定能自理。不管是承认还是不承认，人已进入了老之所至。这个季节里，正确的活法，就是“认”——认老，但不服老；认身体的变化，但不丢心里的热乎。能自己吃饭，就慢慢吃；能晒晒太阳，就多晒会儿；少给儿女添麻烦，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帮衬。要是还有力气，就跟孙辈讲讲家里的老故事，把好家风传下去——这不是“没用了”，而是把自己的价值，换了种方式来延续。这样的冬天，哪怕有寒意，也寒得纯粹；哪怕日子慢，也慢得温暖。

人生的四季，是每个人都

要经历的四个阶段，没人能跳过，也没人能躲过。重要的不是每一季都轰轰烈烈，而是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早收也好，晚结果也罢；辉煌也好，平常也罢，只要全力以赴了，只要尽心体验了，就是无憾的人生，就是自己生命的“赢家”。这样的人生，值得被点赞，更值得被尊重。

人生春夏秋冬很现实，很无奈，也很值得玩味，但只要认真去应对和驾驭，便都是人间的好时节。愿我们都拥有不悔的人生。

人生感悟

